

THE
LAND OF THE
BLUE GOWN

蓝色的国度

外国人看中国

（李鸿章）转向我说：“你知道，如果让妇女的双脚解放了，她们会因此变得强壮起来，男人已经很强壮了，这样的话，他们会联合起来推翻朝廷的。”

中国不是好战的民族，中国人民也讨厌战争，但并不缺乏勇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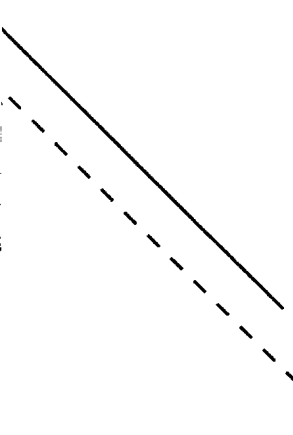
上架建议：社会文化

ISBN 978-7-80251-611-3



9 787802 516113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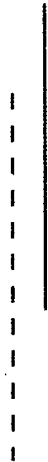
定价：28.00元



蓝色的国度

外国人看中国

「英」阿绮波德·立德 著
曾献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蓝色的国度:外国人看中国/(英)立德著;曾献译.

—北京:金城出版社,2010.10

ISBN 978-7-80251-611-3

I. ①蓝… II. ①立… ②曾… III. ①风俗习惯史—中国—近代
IV. ①K8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80457 号

Copyright © 2011 GOLD WALL PRESS, CHINA

本作品一切中文权利归**金城出版社**所有,未经合法许可,严禁以
任何方式使用。

蓝色的国度:外国人看中国

作 者 [英]阿绮波德·立德

译 者 曾 献

责任编辑 方小丽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3

字 数 152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北京世纪雨田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80251-611-3

定 价 28.00 元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 11 区 37 号楼 邮编:100013

发 行 部 (010)84254364

编 辑 部 (010)84250838

总 编 室 (010)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010)64970501

前 言

历史总是为我们详细记录每一场战役，每一个条约，乃至每一次人事变迁，关于皇亲贵族的正史甚至野史，也有太多的人试图为我们记录，每个皇帝有几个宠妃，他们几乎掰着手指头就能数出。有几个人愿意把目光投到平凡人的身上？人们对几百年延续下来的男耕女织的百姓生活，往往只源于推测，或是道听途说，有谁能身临其境，与他们互诉惆怅呢？历史的缺憾使我们忽略了平民百姓对一个民族历史变迁所起的推波助澜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蓝色的国度》弥补了这个缺憾，正是这本书使中国人的主观自信受到冲击。实际上也很少有这样一本书，能帮助我们后人从另一个侧面更完整地了解大历史遗漏的细节。

如果真的需要一个人来为我们记录当时的百姓生活，我希望他不是政治风潮中的风云人物，但最好又不完全脱离政治；他可以把他的所见所闻，用生动有趣而又流畅的文字忠实地记录下来；他最好不是一个中国人，因为很可能在那个时候对他来说司空见惯的东西对我们却是陌生的；如果可能，最好能以一个女性的眼光来看待这一切。很多时候，女性的细腻更能捕捉平常生活的亮点。

从远处走来了阿绮波德·立德夫人，走近时，我们看见她穿着高跟鞋，带着精致的咖啡杯、桌布以及银制餐具的箱子。她来自遥远的西方，是随丈夫从英国坐船来到这个满目疮痍的文明古国的。她还带来了她的英国小马和狗狗小黑。这个时候她已经是英国妇孺皆知的小说家了。在中国，她整整生活了20年，几乎走遍了中

国南方的所有通商口岸。从北京、上海、天津到九江、宜宾；从城市到山村。正如所希望的那样，所到之处的所见所闻，她都忠实地记录下来——《蓝色的国度》（1901年）、《在中国的婚事》（1899）、《熟悉的中国》（1899）、《北京指南》（1904）、《李鸿章的生平与时代》、《北京我家花园的周围》（1905）等三部小说、五部游记、一本北京旅游指南以及很多期刊文章。甚至还有一件颇令她自己引以为豪的事情。1889年，她的丈夫亲自驾驶着一只叫“利川”号的汽船从上海到宜宾，而后又到了重庆。也许从政治高度上讲，这次旅行颇有些侵略色彩，不过在立德夫人看来，这只是一次单纯的冒险。作为船上唯一的欧洲人，她随着丈夫在“距上海1500英里的农村”住了几个月。在英国司空见惯的生活设施这里都没有！没有洋楼，没有电灯电话，没有自来水和抽水马桶。在重庆炎热的夏天里，她与仆人一样露天睡觉，一度担心头上的核桃树掉下核桃打在她的脸上。在这里，他们与各种各样的中国人相处，友好的、谄媚的、欺诈的以及偷他们东西的。

晚清以来，西学东渐，中国政治、经济、文化、风俗诸方面在经过长期痛苦的碰撞后缓慢地发生了变化。

《蓝色的国度》出版于1901年，立德夫人在这本书里为我们讲述了她在中国10多个省市的经历，以及外国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情况。为了让中国妇女的双脚彻底解放出来，立德夫人组织了“天足会”，并且四处组织演讲。为了使“天足运动”得到最有力的支持，她找到“中国最有学问的总督”张之洞，说服他为“天足运动”题字，每次演讲时， she 就把张之洞题字的红纸悬挂在会场。书中还提到为了赢得中国官方的更多支持，她千方百计见到李鸿章总督试图请他题字的事情。书中的大量照片已成为研究中国历史的珍贵史料，如2005年重庆东水城门修复工程就是以这本书中的照片为参照的。

立德夫人说：“我们对这些人的生活投去匆匆一瞥，他们正在做什么，我们并不知道，但正是这些我们不知道的东西，使他们的生活具有意义。”一个人的个性和一个民族的个性是没有区别的，大多来自生存氛围的影响，当然也有来自血脉遗传的。是什么让那个吸食鸦片的民族“只要活着就对一切没有抱怨”？是什么令立德夫人在书的最后这样大声质问：那个能拯救中国的人，你在哪里？是什么使我们从昨天走到今天？答案不是一本书或是一个人就能告诉我们的。

目录

1 第一次访问北京	1
2 引航镇——大沽	9
3 8月的烟台	14
4 上海的城墙	20
5 上海	24
6 中国的农村	32
7 宁波的春天	38
8 9月的芜湖	50
9 龙王洞和龙丘	55
10 中国的冥府——丰都	61
11 拮据的传教士	66
12 重庆周边的农村	77
13 西部地区的反洋人暴动	125
14 暴乱的警惕	135
15 温塘	142
16 四川的边境	147
17 布置餐桌	159
18 传教士的工作	162
19 反对裹足行动(一)	170
20 反对裹足行动(二)	184

1 第一次访问北京

从北京回到天津,我一直这样想,在我到过的所有地方中,最奇妙的就是北京城了。回到天津,新修的铁路和火车头首先映入我的眼帘。这铁路和火车头同欧洲相比只能算小孩的玩意儿,但仍使我有恍惚的感觉,这种感觉就好像穿越了好几个世纪。要知道,3天前我们出北京城的时候还是骑着马。天津的铁匠们在尖厉的汽笛声中打着铁,赶着驴和马的水兵们在英式的河堤上走着。一艘有着英国皇家快艇中队舰旗的军舰真真切切地停在领事馆门外。3天前我们离开北京城时,是用褐色的双峰骆驼驮着行李离开的,每每呼吸,都让人感到我们正生活在一个污浊的时代。在北京,公共卫生设施的缺乏令人震惊,除了前几天在大多数城门外新设置的化粪池外,再无其他卫生设施,更不用说下水道了。这种让人窒息的气味不禁令我们怀疑北京到底是大都市还是小乡村,但这一项新成果的投入使用已经让我们倍感欣慰了,毕竟化粪池的出现,标志着北京的城市面貌有所改观。

美学、卫生学、社会经济学这些从伦敦来的新玩意儿让我很厌烦。对那些与我有同样感受的人来说,最令人振奋的消息莫过于去北京旅行了。奎宁是治病良药,吃起来苦不堪言,北京就是这个样子。在汉白玉桥周围,甚至在煤山上都能看到阳光下熠熠闪光的皇家楼阁的琉璃瓦。除此之外,在北京还有许多令人精神振奋的东西:牌楼、小亭、洁净的空气,阳光的映照下,连泥墙也变得美丽起来。深蓝色、鲜绿色与朱红色将牌楼上盘着的威严的金龙搭

1

第一次访问北京





配得十分和谐。中国妇女几百年来都穿着西方男人才穿的长裤，她们没有裙子，只有旗袍。我们的行踪混杂在这些最温顺的人群中，他们如此顺从，对乘坐八台大轿的官员和骑马的侍卫，时刻准备着为其让路。

我们沿着白河，乘船缓缓地顺流而下，一位候补道台和他的随从也与我们同船而行。道台脸色灰白，不停地吸着烟，他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也不和我们说一句话。不管怎么看，在那个世代显贵的家族中，他都是最孱弱的部分。这让我们不得不这样提醒自己，与我们乘船同行的是一位即将上任的官员。

一般人往往都看重事物的表面，但北京大考场的外表我们都不曾看到过。在这个考场中，即将进行的是三年一次的全国科举考试。中国的男人们在考试中一路拼杀，成功了，就高官厚禄，死后名字还将被深刻在大石碑上，永远被后人瞻仰。

这种考场是中国最奇特的事物之一。虽然有中国最出色的男人在这里赢得功名，但它的奇特性依然存在，其给人的毁灭性，远甚于遥远的意大利的古罗马。走进意大利异教的庙宇，虽然宗教仪式已经有好几个世纪没有在这里举行了，但与中国相比，这种宗教仪式更像是一直被延续着。如今，北京的庙宇中，每年至少在围城之前，都要举行两次盛大的仪式。据我了解，释迦摩尼和观音菩萨在中国受到的欢迎程度要低于阿波罗和丘比特在欧洲受到的欢迎程度。此前在中国其他地方，哪怕是极小规模宗教仪式我都没有见过。

也许，佛教、道教、儒教仍然被中国人视若明珠，万分敬仰着。可在中国住了几个月后，我对此观点的信任度开始大幅度下跌。除了庙宇和神像之外，宗教在中国没有留下太多痕迹。如果庙宇和神像就是宗教的象征者，那古罗马就是多宗教国家了。在伦敦时，我曾给外国人做过导游，参观过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前英国国



会所在地。英国国会分长老院[也称上院]和平民院[也称下院])。我们去平民院时,一些议员正在祈祷。在外国客人中没有信基督的,但庄重和肃穆的祈祷还是让他们深受感动。一位来自德国的活泼女游客上前小声问道:“这些漂亮的建筑能用小望远镜看一看吗?”在孔庙里,没有人会因为使用一个望远镜而举棋不定的。之后我们又去参观长老院,因为议院的长老(议员)们还没有做祈祷,我们是无法看到里面的场景的。在祈祷结束以前,任何人都不能往里看,一位警察这样说。“这样的祈祷每天都做吗?每天?”一位瑞典教授严肃地问道,“如果真的是这样,我只能下这样的结论:英国这个国家是奇妙的。”

中国人对法规的漠视,最令我感到惊奇,在旅居中国的欧洲人身上,也开始滋长这一特点了,这充分表明了漠视与人的本性是相辅相成的。如在中国,我听到一个西方妇女说她野餐的时间改在星期天了。我一生多数时间是在国外度过的,直到来到中国,才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也是唯一一次听说。在这里,野餐在星期天进行已成了惯例而不是例外。“放松休息的日子都安排在星期天”。她们争辩说。这句话在伦敦或烟雾弥漫的利物浦,会更有力量。文明国度里,欧洲人的教堂四处可见,不像在中国有教堂的地方寥寥无几。一位海关检查官说的话经常在我耳边响起:“与其说中国人信奉基督教是英国人的劳动成果,还不如说英国人放弃了基督教是受更多中国人的影响。”北京就像一个大车店,住着各色人种,我在想,到底是什么让其有如此难以捉摸的影响力?曾经征服者过它的满族人却被它征服了。放眼望去,令人无可奈何地感到一切都那么格格不入,甚至反感,北京现在的状态简直是一个可怕的榜样。

有人说中国人只关心钱,其他的一概漠不关心。中国人讨论的话题经常是钱,并且只是钱。这能解释得通吗?到现在为止,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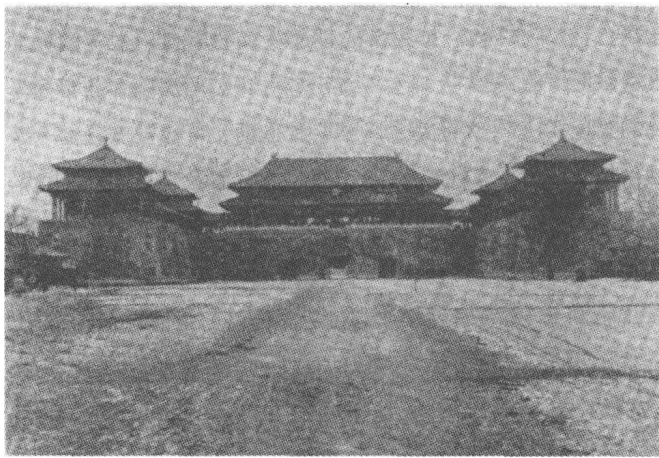
了钱之外，我还无法看出，欧洲人还想从中国人身上得到些什么，信奉“爱钱是万恶之源”的传教士，被派往中国教导中国人，也不过是为了钱罢了。

在北京，有很多迷人的花园，我们沿途走过时，花园里的鲜花姹紫嫣红，每个从花园出来的人，双手都捧满了晚香玉花。香味弥漫在前门（也是正门）周围，是一排排等待出售的小树散发的。中国人欣赏花似乎只是为了品味花香，他们对香味浓郁的花情有独钟。中国人十分幸运，能对他们的嗅觉器官造成反应的，是一些能引起他们愉悦心情的气味，对那些气味恶劣的花，他们根本不屑。

从城墙上看北京，宛如一个大公园而不是容纳众多人口的城市。在城里，四周都是树。一排排郁郁葱葱的树矗立在宫殿前，每个院子里至少有一棵，在大的庭院里更是长满了大树。事实上，如果北京是像它规划的那样——或许古老的北京城原本就是那样——我很难想出比北京更雄伟的城市来。北京城的总体规模宏伟壮观，特别是站在钟楼或鼓楼两相对望，其透视和安排极佳，既注重了细节又有距离感。钟楼上有个阳台，从其本身看并没有什么亮点，但从布局看，我见过的阳台没有比它更壮观的。在英国人尤为欠缺的方面，蒙古人表现得非常出色。忽必烈大汗对我们英国法院和新帝国学院的选址，永远不会签字批准的。北京城的宏伟，骨架的庞大而壮观，可能没有任何一个城市能望其项背。北京城作为历史的遗物引人入胜。在我们看来，住在庄严大宫殿里的往往是些大人物，豪华是他们触手可即的，但舒适往往很难拥有。他们很少想到外面去，即使外出，也有一排排贴身侍卫随行保护。侍卫会把路上的平民百姓统统轰走，惟恐他们呼出的热气玷污了大人物的尊严。可以想象，一些思想开放的年轻人或心地善良的妇女从他们的轿子里，或从马车的帘子间，看一眼这些平民百姓，他们眼神往往带着极大的同情和遗憾。这些老百姓肢体残缺，

身上长着疮,仅能勉强遮体的也是些破烂衣衫,但对任何改变他们处境的努力,却用自己的保守和落后去抵制。游手好闲的地痞流氓在北京的街道上到处都是,他们有些也许是大人物的食客,供大人物们派遣,随时与人吵嘴和打架。在那些娇贵大人物的院子里,到处种满了树,他们的怜惜在能遮风挡雨的大庭院中,很快就会化为乌有,随之而来的就是厌恶和无动于衷。有时,街上的那些马车上会有一两个面目清秀的满族妇女,她们脸上挂着和善的微笑。她们善良、安详,面对这个城市和它的道路,她们有很高的兴致,就像欣赏中世纪或世界历史中我们耳熟能详的那些人物一样。

历史上并没有记载忽必烈和他的继承人是否曾经想办法让这个城市变得清洁,或者说这个城市曾被他们适当地管理过。但北京城在我脑海里烙下的只有深深的遗憾:这座城市尽管构思完美、规模宏大,但已经破旧不堪,其神韵也在一点点消亡。



皇宫入口

回通州的路上,我的遗憾上升为愤慨甚至愤怒。凌乱不堪的通州大街,垃圾分散在四周,路面印满了杂乱的车辙。马车走在大街上像大海中的一叶孤舟颠个不停。马和骡子在前面吃力地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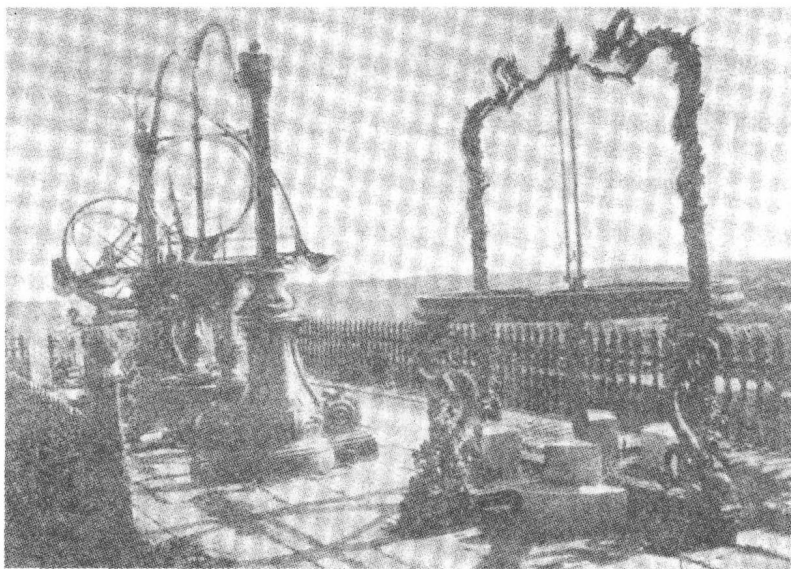




光着上身的汉子在后面推，车轮被古铜色的强壮身躯推着勉强前进。他们把生死置之度外，就这样拼命挣扎着，年复一年，从那些本不该存在的车辙中，把沉重的马车推出来。这么简单而原始的工作让这些强壮的人们来做，真是令人悲哀。体力劳动的高尚，所有人都深信不疑，但体力劳动不是无谓地消耗，而是要有恰当的用途。通州的路该修了，道路平坦了，与现在一样流汗的，仍旧是这些人及他们的马、骡子。如果他们付出相同的劳动，却可以做能给他们自己和别人带来百倍利益的事，那多么令人庆幸！我看到的是早熟的面庞，遍布全身的伤痕，以及粗俗的举止。面容惨白的孩子们头上生着疮，眼睛视力也不高。中国的穷人并不痛苦，人们妄言说他们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欢声笑语充满了整个角落。欢声笑语我们在黑奴的生活也能听得到，但谁愿意做黑奴，或者把中国劳动人民所承受的贫穷与他们交换一下位置，像他们那样承受苦难的折磨，且这种苦难多数是人为制造的呢！中国穷人日甚一日的境况使我感到压抑。气候、土壤和他们的品格并不是造成困境的原因，如果政府支持，很快就会有人响应修路，并且跃跃欲试。他们可以整修道路，把那些数不清的交通障碍一一清除，把路管理得井井有条，进出北京的欧洲人会为这些变化而感到莫大的惊喜。

在阿尔马非，我仿佛在中世纪里穿梭。一般情况下，那里的街道都是黑暗的，狭窄的石阶布满街道，每层石阶都给藏在暗处的坏人提供了良好的场所。走在石阶上的高贵女士们很是小心，害怕把自己雪白的裙子弄脏或遇到坏人。北京与阿尔马非相比，只是规模大了些，且可划分在一个更野蛮的时代。紫禁城的神秘笼罩着整个北京城。紫禁城禁止欧洲人踏进一步，住在里面的年幼皇帝也从未踏出过一步。从各方面来看，现在的皇太后决定要做一件事情就一定会坚持到底，这很有个性，也体现出她的坚强意志。她只是对权力情有

独钟吗？老百姓的生老病死，她是否动用过手中的权力关心安抚呢？亡夫的仁慈、母性的慈爱，高贵的维多利亚女王都曾经历过，这些经历她一样有过吗？正襟危坐的是年幼的皇帝，大臣们跪在年幼皇帝的膝下，她坐在后面垂帘听政，一言不发，中国千年陈规的束缚她能感觉到吗？她毕竟是个女人，或者她和其他女人一样，对原有秩序忠贞不渝地遵守，是惧怕变革吗？如果塔利亚布主教和他的神父在她的命令下搬出教堂，想把教堂据为己有，莫须有的理由是皇家花园被教堂的钟楼俯视了，这彰显出她似乎不只是个女人，她并不墨守成规，权力以外的东西她也追求，她不惧怕新事物。对于阿玛德·大卫神父收藏的中国鸟和教堂里的管风琴，她曾特地要求原封不动地留给她。听说她有意把教堂作为接见外国人的大礼堂，若传言是真的，若外国人真能享受到太后的召见，那么，古老的北京城作为历史的遗物，曾经的风华绝代很快就会得到恢复，那样就可以和其他国家的城市一决高下了。



壮观的观象台





为什么要像其他城市一样“打扮”北京城呢？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吗？我一想起白金汉宫的管家对我说的那番话时，心里就隐隐作痛。他说：“波斯国王很有绅士风度，他天天卧床不起，星期天也那样。”很多波斯王国的后宫嫔妃们为显示她们正在被欧化，通常会去看一场芭蕾舞，或许是更现代的芭蕾舞。北京是历史的遗物，它的过去充满辉煌。我们的脚下有一条石头砌成的路，它从通州通往北京，是明代造路者的杰作。人、马和骡子在路上疯狂地挣扎着把车往前推移，行人不得被迫退到路边的荒地里。我不禁感叹，这简直比没路还要糟！看着眼前发生这一切，胸中充满了愤慨。闭上眼睛，一想到这一切一定会在酷暑的烈日下和尘土或严冬的泥水与雪中再次发生，我的愤慨就更加强烈。河流和海洋被英国人用污水污染了，对自己的行为，中国人又会持什么态度呢？随着自然环境的恶化，人类的生活也会相应发生变化。我们对伦敦大雾给贸易和人们的出行带来的极大不便无动于衷。在中国人看来，这与通州道路上的车辙一样，整修改善它只是时间问题。

对自己的缺点每个民族都熟视无睹，而对自己邻居的缺点却睁大了眼睛。

2 引航镇——大沽

引航镇在大沽附近。过去人们坐船经过大沽口的时候,这个引航员居住的小镇是很少能够吸引他人上岸造访的。有些传言有点危言耸听,说引航员在2英里宽的大沽口上引航,无异于自杀。不过传言终归是传言,引航员不仅正常地活着,而且还把小镇营造得整齐干净,就连小镇上的空气也透着健康的气息。他们住的房子大都是泥墙泥顶,看上去与邻近的中国村庄没有太多的区别。不过,一经粉刷就焕然一新,清新整洁的雪白泥墙,与门柱上黑色煤焦油相映成辉,彰显出活泼和热闹。这个小镇是值得我们驻足观赏的。以绿地为中心是传统英国村庄所向往的,引航镇也是以绿地为中心的,它的中心是草地网球场。我们初到这里时,小镇上有两块网球场,看起来像是这里的公共设施,一些长椅安放在网球场的边上,可以坐下来欣赏比赛。有13位外国女士住在小镇上,在她们潜移默化的影响下,据说小镇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小镇上也举行狂欢节,尽管规模没有北京和上海盛大,可也能让大家玩得尽兴。“郊游、晚餐、舞会,在中国的北方,想不出有什么活动不是以舞会来结束的”。

在大沽口左边的乡村,其景色很一般,很难用迷人这个词来描述它,即使是最宽容的游客也这样认为。斯耐格斯比先生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如果不过分赞美它。”这句话可以引申为:这里的乡村充其量只算是一块泥沼地,很平整,宛如海水刚刚退去一般。引航镇的居民自己修了一条通往大沽口的公路,他们一次次

2

引航镇——大沽





把它加高,为的是防止洪水把路冲垮。树木和灌木丛在镇上到处可见,仿佛就是赭色平原上的一块绿洲。小镇街道不宽,街面铺了砖,为的是防水,这样的装饰使得整条街道格外整洁怡人。简单地说,我们可以这样想象引航镇:几位老船员在自然条件极端恶劣的地方,为自己营造了一个整洁舒适的居住环境。在某种程度上引航作为特殊的职业,需要社会的认同,但在引航镇上看不到一个“随军牧师”的身影,镇上没有可去的教堂,连礼拜堂也没有,只能在有传教士偶尔路经此地时做礼拜。每到冬季,北上的船由于海面 and 河流封冻,只能在烟台停船卸货。整整3个月,引航镇与世隔绝。引航员们在这无事可做的3个月里,骑马、滑雪橇、跳舞。表面上看来,他们怡然自得。当然也有一些谣传不怀好意,说引航员们争吵不休。毕竟,这样与世隔绝,不问世事,整日看着彼此在网球场上进进出出的生活是难以让人想象的。在中国北方,泥泞不堪的球场遍地都是,引航镇的草地网球场也不排除在外。我这么说希望大家谅解,引航镇的精神生活单调乏味,社会生活也俗不可耐,并不比精神生活丰富多少,这里没有市长,相应地也不会组建市政府,行政机构就更不必说了。值得庆幸的是,一个很有企业家眼光的镇民新开了一家大沽旅馆。旅馆内有两张台球桌,好几株向日葵蒸蒸日上地长在院子里,这让全镇的居民都感到无比骄傲。有时为了享受大沽的新鲜空气,天津城里会有人住进大沽旅馆,这些时尚之举总会被一份叫做《中国时报》的报纸及时报道。一对新婚夫妇前两天还在大沽旅馆度蜜月。没听说除了睡觉外,游客在大沽旅馆还能做什么。不过,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引航镇空气好,而且这家旅馆也为旅客营造出一点家的温馨来。

引航镇外有一条路,是人们经常走的。想要出镇,必经之路是引航人自己修建并屡次加高的公路。沿这条公路直走,再穿过泥泞的沼泽地,中国人住的大沽镇就近在眼前了,再向左就是大沽炮